

[美] 凯瑟琳·库特 著
李海燕 夏梦 罗蓉 译

阴暗面

BLINDSIDE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凯瑟琳·库特
联邦调查局惊险小说

群众出版社



[美] 凯瑟琳·库特 著

李海燕 夏梦 罗蓉 译

阴暗面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暗面 / [美] 库特著; 李海燕等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2

书名原文: Blindside

ISBN 978-7-5014-4389-5

I. 阴… II. ①库…②李…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223 号

阴 暗 面

著 者: [美] 凯瑟琳·库特
译 者: 李海燕 夏 梦 罗 蓉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89-5/I·1814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章

第一章

天漆黑漆黑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一些云低低地浮在半空中,像天空一样黑。尽管温度只有摄氏十度,可是狄龙·萨维奇穿着没有袖子的背心却仍然在出汗。

萨维奇蹲下身子,举手示意后面的侦探们停下,然后蹑手蹑脚地躲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观察着屋子里的情况。屋子的窗户很脏,布窗帘也很破旧,只有一盏瓦数不大的灯从客厅的角落里发出昏暗的光,除此之外,客厅里别的地方都很黑,但萨维奇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詹姆士·马坡教师被绑在一把椅子上,头向前低垂着。他是睡着了还是不省人事?还是死了?对此,萨维奇无从得知。

但是他没有看到马文·费尔普斯。这栋破旧的排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坐落在弗吉尼亚州的芒特普莱森特这个小城的郊区。费尔普斯这个六十岁的老头就是这房子的主人。在聚集到这栋房子之前，萨维奇和同事们已经对费尔普斯进行了调查，他是一个退了休的数学教师，有一辆旧别克车。

萨维奇从费尔普斯的驾照上了解到,他高大细瘦,一头浓密的白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个数学教师被人谋杀了。这个老头在准



备着谋杀另外一个数学教师。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最先被谋杀的两个数学教师之间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关系。

不过萨维奇并不想让费尔普斯马上死掉。他想让这个老头告诉自己，为什么他要制造这些不幸，毁掉两个家庭。为了以后，萨维奇必须知道这个老头到底为了什么才这样做。其实搞行为科学的专家们很早就已经推断出，凶手自己很可能就是一个数学教师。

萨维奇注意到詹姆士·马坡的头突然抽动了一下，这至少说明他还活着。费尔普斯肯定殴打了他，因为在他光秃秃的头顶上有一道弯弯曲曲的血迹，不过血已经干了。

那么费尔普斯此刻在哪儿呢？

萨维奇他们是根据侦探鲁斯·沃耐凯的一个线人提供的情报来到这里的。鲁斯在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干过八年，但来抓捕队只有一年。到这里后，她不仅带来了她在高发案地区积累的很多工作经验，还带来了她的线人。“一个女人绝对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穷，也不要太多的线人”就是她的座右铭。

在一条小商业街的停车场上，这个线人曾经看到马文·费尔普斯拔出枪，把一个人从他的沃尔沃货车里强行拖了出来，又把这个人推进他自己的旧别克车里去，后来这个线人就尾随着他们一直来到了这栋房子，然后给鲁斯打电话说，为了那五百块钱，他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整个情况都搞清楚了，其中还包括这老家伙的车牌号。如果线人没有提供这些信息，马坡先生会怎么样呢？不过萨维奇并不想对此联想太多。

可是，当萨维奇透过窗户仔细观察现场情况时，不禁又摇了摇头。不对呀！以前那两个数学教师的前额都挨了枪子，而且都是近距离中弹，人立刻就毙命了。而且以前那两起案子里并没有绑架发生，也不像现在这样，在昏暗的灯光下把人绑在椅子上。为什么凶手这次改变了作案方式？为什么他要冒险把受害人带到自己的家里？不，有些事情好像不太对头。

突然，萨维奇看到客厅远处的墙上有个黑影闪了一下。他朝着



丹尼·卡弗、鲁斯·沃耐凯和夏洛克举起手攥了一下拳,示意他们每个人都不要轻举妄动。他们不打算让弗吉尼亚当地的执法部门参与到这个案子中,至少现在不想。他们每个人都各就各位,这其中还包括从华盛顿野战办公室特警队来的五个人,只要有命令他们随时准备捣毁这个地方,现在这间屋子的每个角落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狙击手库珀按照规定待在萨维奇后面距离大约 20 英尺的地方,可以毫无阻碍地观察到这间昏暗的客厅。

在微弱的灯光下,萨维奇看到又有影子晃动。接着从旧沙发后面闪出一个黑黑的身影。这人正是马文·费尔普斯,萨维奇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看过他的照片。他朝着詹姆士·马坡走了过去,不,他不是随便地走过去的,他简直就是趾高气扬地走向他的猎物。那么他刚才在沙发后面做什么呢?

当费尔普斯离马坡只有一尺远时,他开口说话了,声音听上去显得深不可测但又充满快乐:“金坡,你醒了?哎呀,我没有把你打得那么严重吧,可怜虫?”

金波?! 萨维奇把定向接收器的音量调大。

“你知道吗,再过 37 分钟黎明就到了。我已经决定在黎明时分杀了你。”

马坡先生慢慢地抬起头来。他的眼镜已经滑到了鼻子上,由于双手被反绑着,他什么也做不了。他舔了舔嘴边已经干涸的血迹。

“是啊,我醒了。费利,你想干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费利?! 看来这两个人非常熟,甚至连绰号都知道!

费尔普斯笑了,萨维奇觉得他脸上的肉在颤动。这种笑容使他看上去很苍老,很忧郁,很让人可怜;并不像他的声音那样显得深不可测而又充满快乐。费尔普斯从他的法兰绒衬衣里抽出一把刀,这是一把长猎刀,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萨维奇本来以为那会是一把枪,而不是一把刀。咦,事情本来不应该这样发生的啊。那两个遇害的高中数学教师,跟眼前相比,凶手



作案方式怎么会不同呢？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还会发生什么呢？

“你准备好去死了吗，金波？你这个小讨厌鬼！”

“我不是讨厌鬼！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了？

天哪！费利，已经五年多了！放下你的刀！”

但是费利普斯并没有放下刀，而是把刀在两只手之间抛来抛去，看上去很娴熟的样子。

“金波，我为什么要放下刀？我要把你的脑袋割下来。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憎恨你的脑袋。我讨厌你，因为你总是想让所有人都看到你是多么聪明，你脑筋转得多么快，你这个小混蛋！”他冷笑着，慢慢举起了刀。

“现在黎明还没有到来！”

“对啊，不过我老了，谁知一会儿会发生什么呢？也许天还没亮我就因心脏病突发死掉了呢。我可是很想让你死在我前面啊，金波。”

萨维奇举起他的 SIG Sauer 手枪瞄准，嘴也半张开随时准备下令。金波叫喊起来，腿乱踢着，把头发甩到后面。费利普斯咒骂着，把刀举到了半空中。

萨维奇的子弹正好打在那把刀的刀刃上。几乎就在同时还有一枪——响亮刺耳的步枪声从远处传来。那把长长的刀立刻炸裂开来，把费利普斯的手也击飞了，带血的手指头被崩到了半空中；费利普斯的脑壳被炸开，脑浆迸流。如果有可能，费利普斯肯定不愿意失去他的手和手指头的。

萨维奇走来走去，不愿意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

刚才狙击手库尔特·库珀开枪了。

萨维奇喊叫着：“不！”当然，已经太迟了。萨维奇朝前门跑去，砰地关上门，把侦探们和当地的警察都关在了外面。

詹姆士·马坡仰面躺在地上，脸色苍白，还在抽噎着。为了躲开费利普斯喷溅的脑浆，他把身子往后挪了很多。



马文·费尔普斯的尸体侧躺着，他的头几乎和脖子断开了，那把刀的很多碎片嵌入他的脸部和胸膛，右手腕处还有一个血淋淋的断口。

萨维奇半跪着，把捆住马坡脚和胳膊的绳子解开，并努力去安抚他。“你没事了，马坡先生。你没事了，做一下深呼吸就好了。在这里你跟我在一起，你没事了。”

“费尔普斯打算杀我，杀我。噢，天哪！”

“不会了，他已经死了。你没事了。”萨维奇尽力让马坡镇静下来，并帮助他站了起来。而他自己则站在马坡和尸体中间。

马坡眼睛朝上，目光呆滞，口水从嘴角流了出来。“以前我根本不喜欢警察，总觉得你们是一帮法西斯分子，不过你们救了我。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

“噢，是啊，我们确实有时是那样。现在，让我们带你离开这里。这是侦探夏洛克和沃耐凯，他们会把你带到医生那里作一个全身检查。你没事了，马坡先生，一切都好了。”

萨维奇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听到夏洛克用她那极具抚慰效果的声音和马坡说着话。在邵恩的周岁生日聚会上，她就是用这种声音与一屋子不到一岁的小孩子说话的。与那些孩子们相比，安抚受惊吓的数学教师就更是小菜一碟了。

侦探丹尼·卡弗一直搀扶着马坡，然后夏洛克和沃耐凯走上来，护送着马坡走向正在等候的医务人员。

萨维奇转回身来到费尔普斯的尸体旁。库珀刚才那一枪几乎把这个家伙的脑袋削掉。真是很厉害的一枪，太准了，让这个家伙的刀根本没有机会砍到马坡，这个家伙到死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发生的有些突然，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不过按命令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库珀确实可以开枪。

他看到豪劳润警官快步向他走来，后面跟着六个看上去很兴奋的当地警察。他们都面带微笑。不过要是他们看到费尔普斯的尸体恐怕就不会这么兴奋了。



不管怎样他们至少已经救了一条人命。但是萨维奇确信,这个凶手肯定不是当地警察要找的人。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已经杀了两个高中女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杀人狂也应该对眼前这个烂摊子负责。因为这就是库珀提前开枪干掉费尔普斯的一个原因。他看到自己不仅救了马坡的命,同时还干掉了那个数学教师杀人案的凶手,应该正感到相当得意呢。公平地说,库珀的做法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只有24岁,充满斗志,以为整个世界要靠他来拯救呢。不过萨维奇可是很想踢他一脚,然后让他去把特警队的卫生间刷干净,以示最严厉的惩罚。

媒体最初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起事件和两个数学教师连环被杀案没有关系。较早发行的晚报头条都用大写字母写着:连环杀手已死?因为数学教师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所以标题下面用小一些的字写着:数学教师成为攻击目标。报纸又再次详细描述了前两起凶杀案,只是在报纸页面的下端才提到那个绑架并企图杀害詹姆士·马坡教师的凶手马文·费尔普斯是弗吉尼亚州芒特普莱森特人,他和另外两起数学教师被害案没有关系。

媒体的这种做法也属正常,大家也能理解他们吧。

库珀一走,马坡的教师们就感到安全了。但是,马坡的教师们并不知道,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

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

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

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

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

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马文·费尔普斯并没有死,他还在马坡的监狱里。



第二章

萨维奇的感觉很敏锐，他一瞥便知，那个亮丽女人正在朝他走来。她长长的黑发上别着一个大发夹，身穿一件亮粉色的紧身练功服。

他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在健身房里见过她两次。哦，他想起来了，这两次见面都是在上一周。她的身材看上去既结实健康又柔软灵活，这些特点集中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男是女，都令他极其欣赏。

他朝她点点头，然后把跑步机的坡度加大，继续阅读手中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抓捕队侦探丹尼·卡弗那天晚上在他走出办公室时塞给他的。

六天前被谋杀的伯妮斯·沃德，晚上十点在马里兰州牛津镇刚刚走出格兰街上的 7-Eleven 便利店，前额就挨了枪子，而且也是近距离中弹。当时她身上带着一个包，里面装了半加仑脱脂牛奶和两盒米糕。在萨维奇看来，这种盒子应该作包装盒，而不应该装食品。

现场没有目击证人，无论 7-Eleven 便利店里的监控录像还是街道斜对面马里兰联合银行的 ATM 机上的监控录像都没有提供什么线索。7-Eleven 便利店的店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了沃德女士，然后打电话报警。这是一把口径为 38 毫米的手枪射出的子弹，正好打



在伯妮斯·沃德的双眼之间。警方彻底调查了死者的丈夫，但实在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作案动机。

就在三天前，第二个受害人，莱斯利·福勒，又一个高中数学教师，在弗吉尼亚州保利特的繁华商业街上，晚上九点前刚走出即将关门的艾塞姆洗衣店就近距离中弹。依旧没有现场目击证人，依旧是把死者丈夫从里到外调查了一遍之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作案动机。莱斯利·福勒没有子女，只留下两只狗，和一个看上去几乎要发疯的丈夫以及父母家人。

萨维奇叹了口气。第二起枪击案发生后，华盛顿特区的所有人都开始感到紧张不安，媒体的新闻报道让大家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没有人希望另一起连环杀人案在这个地区发生，可是这第二起谋杀案看上去并没有带来好的预兆。

丹尼·卡弗经过调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妇女彼此认识。除了她们都是头部中弹、近距离开枪，而且都是38毫米口径手枪外，并没有发现她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之处。

从今天起，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开始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工作，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抓捕队。目前的迹象是：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正在逍遥法外，而牛津镇和保尔特当地的警察局都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将凶手抓捕归案的线索和证据。不过他们至少还知道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宁愿面对联邦调查局，而不是让更多的凶杀案再次缠身。

一起凶杀案发生在马里兰州，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弗吉尼亚州，那么下一起会发生在华盛顿特区吗？

丹尼写道，如果这些枪击是很随意的，那么对于凶手来说，找到高中数学教师是很容易的事。他只需要到当地图书馆看一下各高中学校的年刊就可以了。

萨维奇稍微做了一下伸展活动，然后把跑步机的速度提高。他快跑了十分钟，然后快走一直到慢慢停下来。他已经把报告里的两名妇女的所有情况都读过了一遍，不过他又重新读了一遍。但是仍



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证据,不过谢天谢地,还是有一些媒体不了解的情况。就在这天上午警察局已经新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接着很多电话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虽然大多数电话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不过目前为止可以肯定的是,还没有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线索。他继续阅读。两名妇女都是三十多岁,都是结婚十多年,而且都从来没有离过婚,都没有子女。这一点看上去让人感到有点儿奇怪,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难道凶手并不希望这世上又多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两个人的丈夫都已经被仔细盘查过,而且迄今为止看上去都很清白无辜。第一个受害者的丈夫特洛伊·沃德是巴尔的摩“乌鸦”队的解说员。他温和肥胖,鼻梁上的眼镜片很厚。只要有人提到他死亡妻子的名字,他就开始抽泣,显然他还不能平静自如地应对他的丧妻之痛。

第二个受害者的丈夫吉福德·福勒是一个很成功的雪佛兰汽车经销商,他的经销店就在保利特繁华的商业街上。尽管他有和某些女人乱搞的历史,但他并没有暴行记录。他身材高大,但是看上去和特洛伊·沃德一样憔悴。他皱着眉头,声音很低沉,就像在给人施催眠术。萨维奇很想知道他使用这种深沉的声音已经卖出多少辆雪佛兰皮卡车。应该说,警察局对这两个丈夫的调查是很详尽的,甚至包括他们在哪里干洗衣服和使用什么品牌的牙刷。

这两个男人彼此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很显然,他们也没有共同的朋友。

简言之,这些情况似乎表明,这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在作案时并没有把某一数学教师作为特定目标。任意一个数学教师都可以成为他的目标。

至于两名妇女,看上去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她们的朋友对她们的遇害都感到悲痛万分。两个人都很有责任心,一个活跃在当地教堂,另一个活跃在当地政坛和慈善界。她们简直就是两个完美的国家公民。而且就大家所知,她们俩从来没有见过面。

眼前这番景象到底隐藏着什么问题呢?



还有什么他没有看到的？这真的是一个凶手干的连环杀人案吗？萨维奇一边思考一边暂时停止了阅读报告。

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别仇恨数学教师的疯子？萨维奇知道凶手肯定是一个男人，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为什么受害的是数学教师呢？可能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对数学成绩不及格感到愤怒？还是曾经被某个数学教师殴打或虐待过？或者，他仇恨的双亲、一位朋友或者恋人是数学教师？再或者，这种动机本来就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所不能够理解的？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市的史蒂夫行为科学研究小组将为他们分析这种扭曲的犯罪心理，然后把任何可能的作案动机都提供给他们。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个人遇害，史蒂夫认为还会有更多的人遇害，他要用 Cheerios 品牌^①的早餐作为赌注。这种情况看上去可不妙。

萨维奇很想见见这两位刚刚丧妻的丈夫。

萨维奇想起前几天他和朋友迈尔斯·凯特灵以及迈尔斯的儿子萨姆一起聚会吃烧烤的事情。六岁的萨姆在旁边啃玉米，他看上去简直就是父亲的翻版。提到这两起凶杀案，迈尔斯思索片刻说：“萨维奇，这似乎是个难解之谜，不过我确信，作案动机肯定很老套没有新意。”萨维奇想，也许迈尔斯的话是正确的。迈尔斯五年前和萨维奇一起做侦探，他现在还经常回忆过去的时光。

那个穿亮粉色紧身练功服的身影在萨维奇的眼角余光中闪过。她踏上跟他相邻的那个跑步机。那个酒精烟草与火器管理局(ATF)的家伙刚刚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他已经离婚，正在和健身房的经理博比·柯林聊天，说他想尽快再婚。虽然这个家伙肌肉松弛已经不再年轻，但考虑到华盛顿特区有那么多单身女人，他应该会如愿的。

萨维奇阅读完丹尼的报告，环顾了一下健身房。他并不是真的去看那些汗流浹背的身体，而是想让自己的大脑休息片刻。这个凶

① 译者注：Cheerios 是一种健康谷物产品的品牌。



手就在他们的后院——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他应该去关注更远的地区吗？

萨维奇必须保持乐观状态。他们已经救了詹姆士·马坡,使其免于成为刀下之鬼,虽然那起案子和这些连环杀人案无关。昨晚已经真相大白,马坡和马文·费尔普斯的妻子曾经关系暧昧,而且就在五年前她与费尔普斯离婚后嫁给了马坡。但是萨维奇知道费尔普斯的杀人动机并不仅仅是妻子的不忠。他已经从费尔普斯的口中听出——纯粹是出于嫉妒,然后发展成暴怒。萨维奇最后一次看到詹姆士·马坡时,他的妻子莉斯正在拥抱亲吻她的丈夫。

“嗨,我以前在这里见过你。我叫瓦莱丽·莱伯^①,不过我并不是喜欢埃米纳姆^②。”她朝他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看上去非常漂亮迷人。一缕长长的头发从发夹中脱落出来垂在面颊的两侧。

他点了点头,作自我介绍:“我是萨维奇,狄龙·萨维奇。”

“博比告诉我说你是联邦调查局的侦探。”

萨维奇很想让大脑赶快回到丹尼的报告上去,因为他想弄清楚到底怎样才能抓住这个杀人狂,而且要尽快,以免这个地区的数学教师们陷入极度恐慌。所以他只是点点头。

“路易·福瑞过去真的是一个技术恐惧者?”

“什么?”萨维奇假装没有听清似的。

她只是微笑着,黑黑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

萨维奇耸耸肩,说:“人们总是喜欢对别人的事评头论足。”

当然,这是标准的联邦调查局说话方式,不过在萨维奇内心深处,他不想让任何攻击联邦调查局的言行存在。而且,事实上,他能说什么?事实就是那个指挥官福瑞其实已经迷上了萨维奇手提电脑里的MAX系统。

“他肯定很有魅力,”她说。

① 译者注:莱伯英文为 rapper,意为打击乐手。

② 译者注:埃米纳姆是美国著名打击乐手。



萨维奇眨眨眼睛说：“他有六个或者七个孩子。既然他现在时间更充裕了，说不定又可以多生几个。”

“或许这表明，他妻子也认为他很有魅力。”

萨维奇只是微笑着，大脑再次回到丹尼的报告中去。他刚刚读到：鲁斯·沃耐凯说自从她离开华盛顿特区警察局以来，她让她的三个线人一直都保持着好心情。在圣诞节时她给那三个线人很多瓶香槟酒，还给那个救了詹姆士·马坡性命的线人一瓶 Dom Perignon^①，只是他把它送还回来，因为他更喜欢麦芽酒。

鲁斯总是给她的线人很多酒，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喝坏胃。当然这次他们很幸运，可是一个线人有可能知道与高中数学教师被害案相关的线索吗？他们可不是在这里闲谈一个落魄潦倒的毒品贩子。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多数案子的最后侦破都得益于这样或那样的人提供情报，这也是事实。

他再一次搜肠刮肚地思索：为什么这个冷血杀手觉得自己就应该去杀害那些数学教师？为什么不可以胡乱杀几个公司的老板，接下来再杀几个法官，或者政客，或者律师？而偏偏是杀数学教师？连做罪犯描绘的专家们都感到有些好笑和奇怪：这是一件多么稀奇古怪的事！以致没有人能够想起在案发前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过。

当她又对他说话时，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她说：“听说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CIA）之间的通讯被切断，国会是有责任的，这是真的吗？这就是在九点和十一点之间没有人可以共享任何信息的原因吗？”她的话简直让他从跑步机上掉下来。

“我已经听说了。”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

瓦莱丽·莱伯斜靠在那里，离他很近，他甚至可以闻到她身上掺杂了一点儿汗液的香水味儿。他并不喜欢她看他的方式，她的目光好像要扒掉他的衣服，让他一览无余。

^① 译者注：Dom Perignon 被称作“香槟王”，是世界上少数几种知名度极高的名贵香槟之一。



她又问：“你每周锻炼几次啊？”

他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热身，然后在跑步机上跑了七分钟。现在他准备把时间缩短，再跑半分钟就可以了。他看上去很放松的样子，稍微有点气喘。“我争取每周来三到四次。”他说，然后把跑步机的状态键换成快走一直到慢慢停止方式。他知道自己显得有些暴躁。如果这只是因为他对那个杀人案感到焦虑，只是因为一个女人对他感兴趣，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应该粗鲁无礼。

于是他反问她：“你每周来几次？”

她耸耸肩：“跟你一样，每周三到四次。”

他脱口而出：“看得出来。”这话听上去挺傻的，真的挺傻的。她微笑着，很明显地在告诉他：看到他很欣赏她的身材她对此感到很愉快。

他真笨。等他回到家，他会告诉夏洛克当时他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他按下“停止”键，从跑步机上走下来，说了声“回头见”，然后径直走到房间另一侧的举重器材练习处。

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里他强迫自己进行高强度的练习，不过他可以感觉到她一直离他不远，甚至有时还不到两英尺，在用十磅的哑铃锻炼她自己的三头肌时还不时地注视着他。

夏洛克个子比她要小很多，原来瘦得皮包着骨头。不过经过训练，现在胳膊已经结实多了，都可以用十二磅的哑铃进行练习了。

半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家里。他刚打开房门，儿子就朝他喊道：“爸爸，你看看这架飞机！”这个时候他把杀害数学教师的凶手和瓦莱丽·莱伯都忘到了九霄云外。

两天后的晚上，在健身房里，当夏洛克进行完大强度练习后出现在女更衣室里时，萨维奇还在一个角落里伸展他疲惫的肌肉。当他听到瓦莱丽·莱伯在离他耳边还不到六英寸远的地方说话时，他吓了一跳，差点把手里举着的杠铃扔掉了。她说：“你好，狄龙。我听说几天前你从一个疯子手里救了一个数学教师。祝贺你啊。”



他迅速站直了身子，胳膊肘差点儿碰到了她。“是啊，”他回答，“事情差不多是那样吧。”

“按媒体的报道，似乎是联邦调查局把事情搞糟了，让那个老头的脑袋爆了炸。”

萨维奇耸耸肩，好像在说：还有什么新鲜内容吗？他又回答：“差不多是那样吧。”

“也许你会愿意在运动完后去喝杯咖啡？”

他微笑着说：“不了，谢谢！我正在等我的妻子。我们的小儿子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他正在学习怎么折纸飞机。”

“真可爱。”

“再见。”

瓦莱丽·莱伯一直注视着他穿过拥挤的健身房走进男更衣室。15分钟后当他淋浴完穿好外套从更衣室出来时，她又在注视他。此刻他真盼望华盛顿特区有更多的男人，也许他应该把她介绍给老阿尼。他看到夏洛克正在和博比·柯林说话，他走过去不容分说拉起夏洛克就走。

当她钻进保时捷汽车时才来得及问：“到底怎么回事？”

“等回家后再告诉你。”

回家后，萨维奇把夏洛克的卷发分成一缕缕，然后小心地把它们缠在一个个大发卷上。他说：“看到你感觉好多了我也很欣慰。今晚你在健身房让我很高兴。”

她从镜子里注视着他，看他把一缕缕头发弄顺后缠在发卷上。他马上就弄完了。他们俩曾经看到一个女演员用发卷做了一个很别致很漂亮的发型，从那以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当然，那些发卷并不会在她头发上停留那么久。她问：“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停顿片刻，又拿过一个发卷，把一缕头发弄顺后缠在发卷后，然后慢慢把发卷翻转过来。夏洛克用一个发夹把它别住。然后他回答：“那个女人在那里，她没有明白暗示。”